

Asian Borderlands: The Transformation of Qing China's Yunnan Frontier. C. Patterson Giersch.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308pp.

陳玫奴 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

《亞洲界域：清中國雲南邊境的轉變》(*Asian Borderlands: The Transformation of Qing China's Yunnan Frontier*)一書講述一個夾處在多邊政治勢力之間的邊境社會長達一個半世紀的歷史過程。作者C. Patterson Giersch透過比較邊境史(comparative frontier history)的研究架構，探討18世紀至19世紀中期，生活於現今中國雲南、中緬邊境與泰國的漢移民、傣貴族、清帝國官員，以及占據不同社會位置的無數男女老少，在政治、經濟與文化上的種種會遇，以及不同會遇對於形塑中國現代邊境史與大陸東南亞現代國家的影響(頁129)。Giersch以聚焦於特定區域所進行的文獻比較，以在地行動者(local actors)為主體所追溯的歷史發展，除了增進學界對於18世紀以降清朝西南邊境政策的認識之外，也挑戰過往以清帝國／漢文化為中心所發展的邊境社會論述。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曾對邊境(frontier)下過一個遭致無數批評撻伐的定義：「野蠻與文明的交會點」(頁3)。Giersch與後續批評者同樣揚棄此一定義，認為應將邊境視為一塊多元人群在其上相遇的特定領地或區域，其中至少有一群為入侵者，其他為土著。Giersch進一步區分探討邊境的兩種標準(頁3-4)：一是較具政治意涵的「界域」(borderlands)，一是強調經濟、文化面向的「中間地帶」(middle grounds)。前項標準凸顯邊境是個從來無法畫出清楚政治界線的區域，多種擴張力量在此相互爭奪資源及與土著結盟的機會；後者則突顯邊境社會多元文化流動與經濟交換的特性。文化涵化(acculturation)與混雜政治體制皆可能因應在地需求而生。

Giersch在書中主要面對的地理範圍為中國東南亞邊境，沿著現今的中緬邊境，西北起自騰越(現今的騰衝)與八莫，往南至思茅與景棟的區域。

Giersch認為這塊區域是所謂的「界域」，清朝雖然宣稱其擁有特定土著領地，但從未能在在此畫出清楚的政治界線。18世紀末，緬甸和暹羅王室皆曾出現與清帝國相互衝突的領地宣稱。另外，他將北起勐卯、騰越，往東南至景洪、思茅所畫出的半月形範圍稱為「新月地帶」（Crescent）。這裡是清朝自雍正後帝國官員和軍隊頻繁進駐的區域。他認為「新月地帶」曾是且仍是一片廣闊且充滿多元族群的「中間地帶」，居處於其中的多元人群彼此建構出的社會界線與文化實踐經常變動不定。

為了論證雲南邊境在政治現實上爭議不斷的「界域」特性，和經濟文化上「中間地帶」的特質，Giersch重新檢視清朝此一時期官方文獻所記載的邊境政策、軍事記錄、地方系譜、傣編年史、法國與英國探險家1830年至1870年的記述、遠征隊日誌、貿易記錄、商隊歷史，與緬甸法庭編年史等。透過不同歷史文獻的相互對話、詰問或佐證，一方面呈現清、緬甸與暹羅這三個亞洲帝國之間發生的政治與軍事衝突，如何影響並形塑所有界域社群的歷史；一方面指出會遇很少是單向影響，新來者和土著在相互利用與操弄時，也會學著適應彼此。邊境社會不會立即被侵略者征服或取代，而是經常——儘管是暫時的——形成「中間地帶」。

依循著「界域」與「中間地帶」這兩個不同層次的邊境概念，本書在章節安排上區分第一部分的政治與軍事轉變，與第二部分的人口、經濟與文化轉變。第一部分包括四個章節。第一章「一名旅者的記述」，以徐霞客的遊歷為眼，觀看17世紀雲南邊境社會的地理人文，及其夾處於多邊政治勢力的歷史發展。在雍正之前，北方對於南方邊境的治理並不積極。對當地傣人而言，部落之間的合縱連橫比起和周邊政治勢力斡旋，是更為迫切的政治現實。第二章「新的邊境軍政」，檢視雍正時期新的邊境政策，包括鼓勵移民、支持用兵等，以及新邊境政策如何深刻改變雲南邊境社會的面貌。雍正之後，清帝國開始展開一種新的邊境論述，亦即帝國威望與有效掌控雲南邊境息息相關。當地傣勢力逐漸成為清帝國邊境治理不可或缺的在地力量，不同傣勢力的此消彼長也與周邊政治力量產生更緊密的依存關係。第三章「難以界定的『蠻』」，分別從漢文化與傣文化的角度，耙梳當時的地圖、方志、圖冊、編年史等不同文類所投射的「蠻」的意象，以及此一意象所反映的統治觀點。藉由比較1574年、1736年與1835年出版的雲南方志，尤其是其中對於土司管轄地域與地方人群分類益發

細緻的繪製與紀錄，彰顯清帝國對於雲南邊境越來越強盛的統治意圖。而清帝國對於「蠻」的觀點，也因更多的接觸與認識，從原先蠻／民清楚的分野，到蠻／民特質混合的呈現（頁70-82）。此外透過傣編年史的比較分析，凸顯傣人並非被動或以單一策略回應歷史上曾經統治或進入當地的不同政治勢力。第四章「亞洲帝國」，講述其時來自不同方向的勢力與戰亂，如緬甸、暹羅王朝力量的崛起、湘黔地區的「苗亂」（1790年後）、「杜文秀起義」（回亂，1856至1873年）、西雙版納傣部落之間的長期內戰（1888至1911年）等等，如何牽動清朝於雲南邊境的軍事布署與治理政策。

第二部分第五章「多色人群」，探討漢移民、傣、高地族群等多元人群的經貿往來，形成馬賽克式（mosaic）的邊境城市地景與市集景觀。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同樣身為外來者，漢移民與清帝國官員之間從來不是堅定的同盟關係。相反地，漢移民常抱著見機行事的心態斡旋於多邊關係中，有時甚至形成威脅清利益的力量。第六章「茶之歌」，作者以清《普洱府志》中所收許廷勛〈普茶吟〉的兩個句子作為楔子，具體描繪新月地帶馬幫、商會的貿易活動。隨著更多來自四面八方的漢移民進駐，不僅流通的貿易品更加多元化，當地貿易也與不同的長程通商路線結合的更為緊密。第七章「仍是『蠻』？」，探討雲南邊境漢移民、傣貴族與高地族群之間，經過長期的文化互動與經濟往來，益趨模糊的人群界線。儘管如此，不同人群在異中求同的文化互動過程中，仍然保有各自標誌認同的文化實踐。

大體說來，本書在一個比較邊境史的研究架構裡，除了採納中國官方文獻外，更重用不同文類的中國史料、英法殖民史與具有土著觀點的傣史資料，為讀者開展有別於先前以清帝國與漢文化為中心建構的雲南邊境社會論述。再來，本書亦成功地以多邊歷史論述的方式，推翻單向影響與直線發展的邊境歷史觀。最後，作者以行動者為中心劃定的區域範圍，跳脫過往以有形的行政、地理界線為主的區域觀點，自成一家論述。這些都是本書令人耳目一新之處。

不過也正是本書饒富新意的區域觀點，容易引人質疑。首先，作者極力區辨政治的「界域」與經濟文化的「中間地帶」兩種區域觀點，究竟意味什麼？是這兩種邊境特點可以分而論之？或是兩者之間存在涵蘊關係？亦即必須先有「界域」多邊政治勢力的特點，才會形成經濟文化上的「中間地帶」？此外「中間地帶」所代表的多元文化會遇與模糊的社會界線，並非專屬邊境的特殊現象。

因此雲南邊境「中間地帶」的區域特色又是什麼？筆者以為，此一區辨將政治和經濟文化分而論之，簡化了政治、經濟與文化之間原本複雜的互動關係。再來，其以外來與在地的相對位置理解清帝國／漢移民與傣貴族／高地族群之間的文化接觸過程，背後隱含一種如Ortner(1996)所言之具有「他者性」的文化觀，容易導致文化差異的本質化。最後本書並未提供人名、地名等中英對照的索引，增加不少閱讀與理解上的困難。

但整體而言，Giersch能以行雲流水般的文筆，穿梭於如此多元龐雜的文獻之中，為任何企圖深入認識中國雲南邊境前現代歷史的讀者，編寫出一部既具理論觀點且可讀性高的入門著作，實屬難能可貴。筆者認為本書對於有志投身界域研究、移民研究、中國國家與地方社會、中國西南與高地東南亞跨境研究的人類學與歷史學者，具有相當高度的參考價值。

參考書目

Ortner, Sherry B.

- 1996 Borderland Politics and Erotics: Gender and Sexuality in Himalayan Mountaineering. *In* Making Gender: The Politics and Erotics of Culture. Sherry B. Ortner, ed. Pp. 181-212. Boston: Beacon Press.